

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 ——论拜厄特小说《占有》中的循环时间*

曲丽洁,赵秀福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外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拜厄特的获奖小说《占有》既是一部现代小说也是一部维多利亚小说,它集诗歌、浪漫史、传奇故事、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及现代学院小说于一体,其中既有对女权主义的讽拟也有对弗洛伊德的批评。看似零散的篇章,尤其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通过作者巧妙运用的循环时间,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系密切的整体,讲述了一个动人的难以湮没的传奇爱情故事。

[关键词] 循环时间;过去与现在;《占有》;拜厄特

[中图分类号] B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3-0127-04

英国学者型小说家安·苏·拜厄特是一位擅长描写历史的大师,在其随笔集《历史与小说》中,她认为“一切历史皆小说”(Byatt, 2000),在其文学创作中,实施历史与小说的双向交流;文学艺术对生活的影响则是其作品的一贯主题。她的笔触细腻生动,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描写让我们仿佛亲历了那个逝去的年代,她因此被冠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后现代主义”(Schor, 2000)。和约翰·福勒的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类似,发表于1990年的经典之作《占有》既是一部现代小说也是一部维多利亚小说。此书获得了1990年英国图书最高奖“布克”奖,在评论界备受关注,其同名电影也已经拍摄上映。网上亚马逊书评的莉莎·韦波认为“她的丰富想象力将贯穿小说的两个不同世界融为一体——理智与情感,男人与女人,黑暗与光明,真实与臆测——写就了一部令人迷醉的难以忘怀的爱情逸事。”(Whipple, 1991)

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对男女主人公的感人爱情故事,拜厄特的写作特色、侦探式小说与学院派小说的融合;当然还有拜厄特仿拟的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以及大量的神话故事。小说以侦探片结构为叙述框架,讲述了一个学术历险故事。小说长达五百多页,兼有诗歌、小说、书信、日记等多种不同文体,内容博杂,情节繁复;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在希伯来人、古希腊人以及古印度人观念中,

时间是环形的、是循环的。在泛神论者的描述中,人类历史是一部关于重生、成长、破坏、毁灭的漫长可循环的过程。很多知名作家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循环时间的观点。例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 í M áquez)在《百年孤独》(1967)的最后部分,小Aureliano(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个血脉)发现他试图破译的神秘的羊皮卷,实际上就是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他家族的故事和他村庄的故事。一切似乎已经冥冥中注定(predetermined)。

拜厄特的小说《占有》完美运用了循环时间的叙事技巧,小说的叙事是以三种时间状态交错呈现,包括人类远古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后现代社会。作者将三个历史时期同时并置,互为参照,构成了一个缜密的整体;时间与时空的交错,同构了精神内核,形成了价值意义的对比,也表达了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以及女性数百年来命运的思索。

一、人物并置

《占有》一书主要描写了两对人的爱情故事。文学博士罗兰·米契尔主要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诗人艾什的诗歌作品,他无意中在图书馆发现两份艾什手写的情书,并查证出是写给同时代女诗人拉默特的,随后与拉默特研究专家毛德·贝莉联手展开调查,一步步揭示出百年前两位诗人间鲜为人知的

* [收稿日期] 2008-01-20

[作者简介] 曲丽洁(1979-),女,汉族,山东莱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英语教学。
赵秀福,男,汉族,山东莱阳人,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西方美学与英语教学。

爱情悲剧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精神风貌。这是小说的第一个层面:从现代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时空穿梭;第二个层面是艾什与拉默特两位诗人所作的诗篇中对人类远古历史及神话传说的追溯:远古、近代、与现代三个历史时期时空交错,同时并置,在循环的时间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份立体的生动画卷。

小说的全名是《占有:一部浪漫史》,拜厄特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霍桑《七角的阁楼》序言上的一句话:浪漫史允许创作者“试图把那个已经飘逸的时代与现代这个正在转瞬即逝的时代联系在一起。(Hawthorne, 1851)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拜厄特还深受D·H·劳伦斯的影响,劳伦斯认为任何小说至少需要两对主人公,因此在小说《占有》中,我们看到了两对主人公:维多利亚时代的艾伦·阿什,其创作原型是罗伯特·勃朗宁,一个擅长写深奥的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大师;美丽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克里斯蒂贝里·拉默特则基于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她的诗风神秘、空灵,尤其是她充满丰富想象力的神话传说;现代的两对男女主人公:罗兰·米契尔和毛德·贝莉则分别是研究两位维多利亚诗人的学者。在这个主体的时空中,我们仿佛进入了时间隧道,随着两位学者的冒险探索,我们共同经历了保守封闭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溯到了神灵出没的远古时期,读者的思维也随之变得立体,空间变得深邃,似乎不是现代的两对男女主人公,而是我们读者,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历程,一次爱情的洗礼。

逝去的维多利亚时代与现在的后现代社会,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亦古亦今,现代人探索着过去人的秘密,过去人又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现在,仿佛现代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过去人的注视之下与意料之中。作者将过去与现在两对男女主人公并置于同一文本中,且有意识地模糊了时代与人物的界限。拜厄特故意使用不明确的代词“他们”或“男人与女人”而非确指某一个人物,这样就使读者潜意识里将两对人物联系在一起,是他们还是他们?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作者这种有意识的模糊中,过去与现在形成了某种紧密的联系。作者还使用了一些具体的事物,使过去与现在密不可分。如拉默特的手镯后来戴在了毛德的手上,还有艾什的怀表为后来的科洛博以不光彩的方式占有。拜厄特那贯穿全篇的暗喻也将过去与现在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她对颜色的运用,已经不仅仅是画家笔下的单纯色彩了,而赋予了其丰富的精

神与内涵:比如绿色与金色代表着女性特性,而黑色与灰色则是男性的表征。拜厄特还运用了“封闭”与“自由”这两个对应的意象:拉默特笔下神话故事中的玻璃棺和现代毛德生活的图书馆的小隔间;毛德的绿色甲壳虫车;半人半蛇的女神美鲁希娜;艾什和拉默特那短暂欢娱的约克郡乐园;还有罗兰未去过的封闭的花园。意象一个个出现,一个个堆积,一个个丰富,最后,在艾什的墓前,真相大白。

二、探索之旅

过去的事、过去的人不仅是现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现代人去揭示、发现过去的秘密。在罗兰和毛德探索艾什和拉默特故事真相的约克郡之行中,他们去了一个叫“布高洞”的地方,只因为他们喜欢那名字,并没有意识到艾什和拉默特曾来过这地方,曾走过同一堆石头。在一家珠宝店购买礼物的时候,他们发现毛德戴的镯子曾经是属于拉默特的。在小说中罗兰和毛德“步调般配一致”(Byatt, 273);而后来在描述艾什和拉默特时,作者用了“我们走在一起,步调协调”。同样地,罗兰把毛德比作“受苦的豌豆公主”,在维多利亚叙述版本中,艾什则把拉默特睡的那张床垫称作“隔开了公主和豌豆”。罗兰意识到了两对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考推动艾什和拉默特之间关系发展的冥冥之中的命运的时候,他暗示到“他和毛德正被一种命运推动着,至少看起来,这并非他们的命运而是其他人的。联系层层加深,层层深入,看似无意,实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两对人之间的并行以及罗兰所意识到的命运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循环时间,这一点远比线性时间要灵活、生动、有活力。

三、神话故事

小说《占有》开篇即为一则神话,拜厄特借艾什之名拟作了一首题为《普罗塞庇娜之园》的神话诗。普罗塞庇娜为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与得墨忒尔之女,是一位嬉戏于花草园林之中的美丽少女,后被冥王掠到冥界,只能在每年春天返回阳界与母亲团聚。每逢此时,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春色满园。拜厄特运用普罗塞庇娜这一神话意象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在精神上,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占有可以令人神思泉涌,富有创造力;而身体的占有则同时意味着毁灭与重生。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当罗兰与毛德完成了一次身体上的“占有”之后,拜厄特将之与赫拉克勒斯从普罗塞庇娜之园里偷苹果的

意象融合在一起,使小说开始于此,又结束于此,一种循环的时空应运而生:

早晨,整个世界洋溢着一种陌生的新的气息,那是再生的味道……酸酸的,有点像酸苹果,那是死亡与毁灭的味道,闻起来那么新鲜,充满朝气与希望。

这一节之后则是作者的后记:在维多利亚夏日的原野上,一位诗人遇到了一个天仙般的小女孩,编了一个漂亮的花环戴在她头上,请她捎个口信给她的“姨妈”。但小姑娘在回家路上碰到了她的哥哥们,又发生了许多别的事情,于是花冠残破了,口信也遗忘了。小女孩正是艾什与拉默特的私生女,名叫玛耶(Maya),是印度梦幻女神的名字。拜厄特巧妙设计的这一隐喻以及玛耶的名字暗示着艾什和拉默特那梦幻世界的破灭,而玛耶自己则更喜欢被叫作玫(May)。拜厄特用玛耶与其父艾什在玉米地里偶然相遇的情节,将玛耶比作了普罗塞庇娜,因为五月(May)意味着春天,意味着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小说始于神话故事中的春天,又结束于神话故事中的春天,可见作者的匠心独运,以及作者对循环时间的驾熟就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我们被告知毛德正是艾什与拉默特的后代,在血缘关系上,现在与过去又得到了一次融合。

四、色彩大师

深受先拉菲尔派影响,拜厄特还是一位色彩运用大师。色彩在其笔下,被赋予更多含义。小说中,拜厄特运用不同色系来建立人物间的关系,表达冲突与主题,捕捉人物的个性与精髓。色彩就像一条彩带,被时间与空间分隔的人物因为它的存在而彰显着、联结着。

在《占有》中,绿色是女性的表征。在小说开头部分,作者是这样描述毛德的,“穿着一双长筒的绿色靴子”,开着一辆“锃亮的绿色甲壳虫”。她美丽的金色长发紧箍在“绿色的头巾里”,出奇相似的是,拉默特“美丽,皮肤有点苍白,有着一双适中的绿色的眼睛。那眼睛似乎“可以遁形为一种绿色的光”。和毛德一样,她的脚裹在一双“有着蕾丝花边的宝石绿的闪光的皮靴中”。抚摸着拉默特的长发,艾什是这样说的,“那顺滑的银黄色的发丝透着一抹微微的绿色,自然不是铜锈的绿,而像那常青树透出绿绿的生机,点缀在发丝间就如小树那微泛银色的树皮,或是一缕缕青草映出的绿绿的影子。她那绿色的眼睛,如玻璃般透明,像孔雀石样剔透,像海水泛着微微的涟漪……在艾什

的想象中他曾经抚摸着她那“绿意”的脸颊。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外形上因为绿色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颜色还赋予了她们丰富的女性特征:博大的绿色海洋,常青的绿色植物,以及庄稼收获时的金黄色……都向我们展示着女性的柔美与创造力。在小说的开头,罗兰引用艾什的诗作《普罗塞庇娜之园》中对美丽少女普罗塞庇娜的描述:一位“金色皮肤”中透着“绿色”的女神。艾什把她的金色比作“金苹果”,意味着收获,在金属未被发现的远古时代,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抹金色了。毛德的头发则是金黄的,泛着金属光泽,仿佛在金属未被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万年。当她散开头发时,“罗兰看到金色的光线闪耀着一泻千里,泛着大大的漩涡,而毛德就沐浴在这金色的海洋中。尽管拉默特的头发在颜色上有些许不同,但仍然有着“银黄色的光圈”。和绿色一样,金色代表着三位不同时代女性的伟大生命力与丰富创造力,暗示着女性为生命之本源、自然之始祖。

五、“封闭”与“自由”

小说中人物繁多,时代跨越很大,将各个时代与人物串联起来的其中一个主题则是女性的“封闭”与“自由”,而这矛盾的两极正代表着不同时代女性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迷茫与无奈,也表达了拜厄特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女性历史真相的独特思考:艾什诗中沉没在海底孤城中的女巫;拉默特《天真故事集》中水晶棺里的公主;维多利亚女诗人与女友布兰奇相依为命,离群索居;当代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学者毛德则孤独地蛰居于塔楼上封闭的小屋中,过着幽闭的日子。千百年来,女性追寻着自由与解放,但何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女性渴望着走出家庭,呼吸外界自由的空气,另一方面,她们又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幽闭的空间,没有外人打扰,可以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保护起来——这一点使她们不能自由地追求爱享受爱。

几位不同时代的女性,在追寻爱情的道路上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心态。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

六、结论

在《占有》中,过去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现在,过去的一事一物都在现代的故事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推动着小说一步步走向高潮。拜厄特对人性的理解,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以及对当今后现代社会的准确把握,把当代的社会现实

与维多利亚时期的风俗人情以及远古的神话传说并置于同一文本中,在循环的时间中以超越历史的深邃眼光,洞察现实生活的本质,引发人们对现代文明及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层思考。在罗兰与毛德发现艾什与拉默特之间的恋情后,他们从自身找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他们更有意义地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读者也随着小说的进行越来越深地被卷进两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从现代的西方社会,到了两百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再到神灵出世的远古……。读者与书中人同喜同悲,共同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这种循环的时间模式有一种空灵与跳跃感,避免了线性时间模式的死板与单一。就在拜厄特营造的循环时间中,过去与现在得到了有机的融合,过去的事物借助现在与未来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现在的生活则因过去的介入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Byatt, A. S.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 [2] Hawthorne, Nathani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Inc., 1981.
- [3] Byatt, A. S. *Choices: On the Writing of Possession* [DB/OL]. http://www.asbyatt.com/oh_Possess.aspx. 2000.
- [4] Byatt, A. S. *Possession: A Roman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5] Maya, Ra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yclical Time in Possession* [DB/OL]. <http://www.usp.nus.edu.sg/post/uk/byatt/byatt3.html>. 1996.
- [6] Stephen, Dondershine. *Color and Identity in A. S. Byatt's Possession* [DB/OL]. <http://www.sjsu.edu/depts/jwss>. 1996.
- [7] Maya, Rao. *The Contemporary Legacy of Victorian Progress and Doubt in Possession* [DB/OL]. <http://www.thecore.nus.edu.sg/post/uk/byatt/byatt2.html>. 1996.
- [8] Cobb, Marta. *The Enclosed Space in Possession* [DB/OL]. <http://postcolonialweb.org/uk/byatt/cobbpace2.html>. 1996.
- [9] 程倩. “历史的循环——拜厄特小说《占有》的情节结构原型”[J]. *外国文学*, 2006, (2): 53 - 58.

(责任编辑:杨睿)

Juxtaposi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Cyclical Time in *Possession*

QU Li - jie, ZHAO Xiu - f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 S. Byatt's Booker Prize winning *Possession* is both a modern novel and a high Victorian novel. It includes romance, poetry, mystery, Victorianism and modern university novel, parodies of feminist and Freudian criticism. The seemingly fragmented parts, especially the past and present are closely connected into a whole unforgettable and intriguing story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yclical time.

Keywords: cyclical time, past and present, “*Possession*”; Byatt